

著 洲 景 吳

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

歷史



文化事業出版社

重慶冉家巷二十一號

新書出版  
中國文化事業社

重慶冉家巷二十一號

金戈紅粉

世界名劇叢書第一種  
法·高乃意著 焦菊隱譯

每冊九十元

函購郵費另加

本書即為譽滿全球之法國古典派代表著名大悲劇「希德」之譯本，「希德」在我國原有二種譯本，惜均已絕版。原書在歐洲轟動一時，曾在劇院連演二年，作者得成鉅富，一時傳為佳話，可見內容之動人如此。現由我國名劇作家焦菊隱先生改譯出版，付印次演出權。

現代世界名劇第二種  
人為財死

法·巴若萊原著 余師龍改編

本書為法

國名劇作家巴若萊原著曾在歐洲連續上演二年之久賣座始終不衰作者得成鉅富茲經余師龍先生改編曾由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採為台本

每本定價

一百五十元

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

長 生 殿

吳景洲 著

中國文化事業出版社

重慶冉家巷二十一號

# 長生殿

## 第一幕

時：大唐天寶十年七月七夕

地：長安 唐宮內 長生殿

人：

楊貴妃瑤環，年三十有四，豐容盛鬋，美豔多姿。

唐明皇帝，年逾半百，美鬚鬢，一代中興令主，個個風流，悠然自得。

宮女永新，端莊明敏，貴妃寵侍，年二十許。

念奴，活潑流麗，寵侍之二，年較少。

又二太，年各二八左右，捧持儀仗。

內監二人，各執宮燈。

高力士：內監首領，壯偉有機智，手執蠅拂。

景：宮宇一角，側見長生殿門額，外作園林夜景，新月當空，銀河寫影。

幕啓：永新、念奴、二宮女，分捧香盒、花果入，金盆滿注清水，金針若干支

，陳列几上，地下置拜墊，佈置方訖。

楊貴妃：（以下稱妃。後隨二宮女執儀仗，宮燈，同上。）

永新：啓稟娘娘，我們都安放好啦！

念奴：請娘娘乞巧。

妃：（含笑點頭）都安放好了嗎？盆裏有水嗎？香呢？

永：好啦，請娘娘拈香。

妃：（略一巡視）好！

（念捧香，永燃香遞妃，妃接香恭插爐中，深深下拜。）

妃：（跪禱）妾身楊玉環，虔熱心香，上告雙星，請求護佑，願與大唐皇帝，

永結不解之緣，真乃感恩不淺。（又拜）

（唐明皇帝，以下稱帝，後隨二內監各執宮燈，在妃後蹕入，指令內監退去，又搗手止宮女勿聲，直至妃身後，傾耳聽之。）

妃：（起立，壽同音見帝）呀，陛下，（轉拜）嚇死我了！

帝：哈，（笑）妃子，你在這兒做什麼？

妃：（嬌羞，巧笑）今天七月七，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我在這兒乞巧。

帝：（笑）妃子巧奪天工，還乞什麼巧，你方纔吟的什麼詞兒？

妃：（愈羞澀）陛下不要取笑，還是來看我乞巧。（行至金盆旁取金針一支以

指尖拈起，正對盆水，回眸向帝，一笑下投）請看，這是什麼？

帝：（趨看）這是什麼？是金針。

妃：（嬌噴狀，搖頭）不是，是筆。

帝：（故意）明明是金針，怎麼會是筆？

妃：陛下，要看水裏的影子。

帝：（故意）啊！要看水裏的影子，妃子你又不會寫字，要說是筆，什麼用？

妃：（嬌笑）怎麼說我不用筆，（以手指眉）還有這個用呢！

帝：啊！是用他畫眉的。（笑）是你用還是我用？

妃：（又笑）我用，陛下也用

帝：（大笑）啊！這倒有趣，讓我也來試一試。（也投一針）妃子，你看，像什麼？

妃：像朝笏。

帝：（搖頭）不像。

妃：像寶劍。

帝：也不像。

帝：（忽有風過。）

帝：妃子，你看，一陣風過，這針一動盪，好像一幅白練，到也好看！

妃：（微怔）陛下，不是，是銀河。

帝：唔！是銀河，怕還是鵲橋，哈哈。（笑），（回顧永念），永新，念娘，

你們也來乞個巧，看看你們有沒有娘娘巧？

永：（相互一顧，同答，）奴才們不敢。

帝：那末，你們各自去玩一會兒，我同妃子，還要在這兒同看雙星。

（宮女均退，帝及妃並肩同坐，同望天河，帝回頭忽見所供花果，內有鮮荔。）

帝：妃子，這種海南道的荔枝，是不是比西川道所產的涪州荔枝要好些？

妃：味道却是好的多，只可惜沒有涪州來的新鮮。

帝：海南路途比涪州要遠得多，我雖然嚴令他們地方官，用八百里飛騎連驛傳遞，馬不停蹄的送來，可是究竟路遠，不能十分新鮮，我正在日夜思想，不知道還有什麼縮地的方法啊！

妃：謝陛下，多勞聖慮，叫我不安的很。

帝：我還聽見高力士說：前月初一妃子生日的那一天，因為傳詔非儀生日以前兩路一齊送到不可，還跑死了不少的馬，踏壞了好多的人呢！



妃：那怎麼辦呢？（皺眉）

帝：（搖頭）他們恐怕我不高興，自然不敢奏聞，我也只好裝作不知道了。（

似覺款然，）

妃：那些官同百姓不怨恨我們嗎？

帝：天下太平，民豐物阜，略爲盡點民力來供一人，這本來不算什麼。（意得

之狀）

妃：啊！本來不算什麼！

（帝起立，取荔枝剝其一，拈置妃口，妃含笑嚙食。）

妃：（食竟微笑，略一思索，）陛下，盡天下百姓的力量來供一人，是陛下呢

？還是……我呢？

帝：（得意）自然是我！

妃：（攢眉）那末，我呢？

帝：有我，自然有你！

妃：他們不煩我嗎？

帝：他們不敢！

妃：啊，他們不敢！（又疑想。）那末，若是有一天，萬一我離開了陛下，或

者陛下非離開我不可，會怎麼樣呢？

帝：（搖頭）沒有這事。

妃：真不會有嗎？

帝：你為什麼儘說這些話？

妃：（微笑）自然有道理。

帝：有什麼道理？你說！

妃：（搖頭）不說。

帝：（起立，着急）你說給我聽！

妃：（亦離座，微笑，搖頭）。（更取一成雙荔枝，摘其深與帝，自取其一，

帝：互食。）這一對是成雙的荔枝。

帝：（顧妃半響，食滿竟，趨執妃手，）你說，你說。

妃：（徐徐食滿竟，又就坐，凝視帝半響，）陛下不會不愛我嗎？

帝：（搖頭）不會↓

妃：（嬌笑）恐怕不見得！

帝：（睜視）你這是什麼意思？

妃：（起立，後退一步，含笑，）姊姊競國夫人承恩的時候，………………

帝：你還提這個！（皺眉，拱揖，）我再陪罪好不好？那也不過一時的錯誤，

以後再沒這種事了。再說，我可要不答應你了。

妃：（笑，連連萬福）不敢！不敢！折死奴家了，可是當真再不會有這種事了嗎？

帝：當真，自然當真。假若不然，好在妃子還有那可愛的青絲一縷便又結住了

啊！（大笑）！

妃：唉！我縱有許多頭髮，恐怕終究結不住陛下的聖心呀！

帝：妃子何必多心！競國夫人他是令姊，也是愛屋及烏，推愛之意，愛他不是

和愛你一樣嗎？愛屋都應讓及烏，愛你不是應該及令姊嗎？你說是不是？你說是不是？

妃：多謝聖恩，原來如此。幸好我只有三個姊妹，若要再多幾個，那該忙壞陛下，（失笑）可是要再有珍珠慰寂寥的梅娘娘呢？

帝：（一揮）啊！妃子，今天是七月七，聽說民間八月半或者過年要算賬，現在不是八月半也不過年，你怎麼同我算起帳來了？這事已經過去，不必再提了。你現在還吃隔年醋做什麼？（指天上）牛郎織女，不會管這閒帳，他們要笑我們的！（笑，且作乞憐狀）算啦！算啦！

妃：不是臣妾拈酸吃醋，想起了此身本是蒲柳之姿，承蒙陛下的過愛，（羞狀）得侍天顏，册爲貴妃，陛下又拿金釵細合來珍重定情，真是從來未有的異數。從此朝朝暮暮，雲雨高唐，姊妹弟兄，多蒙裂土分封，可算得恩厚光彩，一時無兩。其間有兩次都是我量小德薄，有負聖恩，幾乎弄得翻臉，險些驚鳳分飛，還是聖恩浩蕩，寬恕了我，教我既往，方才得到重圓，

才有今日。但是每每自己想起，萬一蒲質凋零，一轉容顏衰退，聖恩不能長久不變，那時情勢不同，今天的榮寵，都要變成罪戾，即如現在吃的荔枝，因為妾身……我一人的嗜好，殺傷了多少人馬，或者不客氣的還要償命，那有什麼不應該，陛下，這……這……怎麼不叫人可怕呀！（忽然嗚咽悲泣）這……這……說什麼牛女笑人！不曉得我……妾身與陛下的恩情，終究能不能夠如牛郎織女一般，雖然一年一度的相會，却是天長地久啊！（伏身抽咽不止）。

帝：（驚駭，以雙手扶妃首）呀！妃子你怎麼好好的說這些話？你看，我自從與你定情之後，天宮的三千粉黛，都已不值一顧，差不多同你朝朝暮暮形影不離，回想那定情初夜的恩情美滿，我給你細合金釵的深藏密裏，牢結同心，我們上已春游，怎樣高興的香車寶馬，同踏春風，你記得我們因為愛極生風，開了一點小小的波折，弄得彼此魂夢不安，飲食不思，仗着高力士的聰明，借着妃子青絲的牽引，得着了離合悲歡說不出的回響。你記得

我們華清同浴，萬種溫柔，你那珠璣玉麗，春風澹蕩的神情，侍兒扶起嬌柔無力的樣子，真叫我魂奪魄銷，如醉如癡，何待不寐寐的緊握妃子手，我因為愛你的緣故，慢慢的連早朝都罷了。說什麼會情勢變更，說什麼會恩情不久，真是萬萬想不到，萬萬不會有的事，你儘管放心，海枯石爛，我們的相親相愛，是不會變更的！我已拚着一身孤注，拋擲在我們的溫柔鄉裏了。（溫存地）妃子，你要處處顧！萬萬不可如此！

妃：（在帝語時，慢慢的抬起頭來，慢慢的拭着淚，漸漸的轉變為喜，凝眸斜睇，若不勝情，）陛下這樣深情，自然粉身碎骨，不能圖報，但是有一句話，不敢說出來。（嬌羞益甚）

帝：請說呀！（吻之）。

妃：（以手推帝）我承陛下如此恩情，（想恐怕願難酬，要遺天恩，）願牛馬爲奴女，也要妬忌我們，何不趁着這個頂好的時候，對着雙星，焚香說誓，做一個生生世世的盟約，託雙星爲證，求上天的保佑呢？

帝：妃子這話，正合我意，我們就此焚香設誓。（二人攜手環設香案，跪焚香同跪。）

帝：雙星在上，我大唐皇帝李隆基與貴妃楊玉環虔誠告祝，願生生世世相爲夫婦，永不相離，有渝此盟，星月鑑之。

妃：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我們兩個，從今永不分離了。（二人抱持相吻，攜手起立，電光一閃。）

帝：妃子，你看，（釋手指天）牽牛織女也像在笑我們呢！（笑）

妃：（微笑爲報）陛下，不是，他們恐怕就要別離，祇是羨慕我們，沒有功夫笑我們呢！

帝：他們真應該羨慕我們啊！妃子，你辛苦了？內侍們！

內：有。（四宮女仍依前次魚貫入，改持玉笛檀板等品。）

高力士：（手執蠟拂隨入，向帝妃一跪，）萬歲爺同娘娘都在這裏。（帝妃領之）妃：高力士，從那裏來，現在什麼時候了？

高：三更天了，奴才在前殿承值，方才回到後殿，聽說高爺爺同娘娘正在此地乞巧，特地前來侍候。

帝：星月依然滿，夜明如水。（顧妃）妃子，好像還不覺疲倦，如果高興，我記起那年在沉香亭上賞牡丹，召翰林李白草成的清平調三章，李龜年度成新譜，詞句聲調都好，妃子若還記得，爲我一歌，我拿玉笛相和，來慶就我們今宵的盟誓好不好？

妃：遵旨。（顧永念）拿樂器來。

（永念分進玉笛與帝，檀板與妃。）

（妃歌舞，帝倚笛相和，永念助舞。）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濃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歌舞罷。）



帝：（釋笛，永念分接笛板，）李白，妃子繡口，真是雙絕！真是雙絕！

（望兩大指誇美）

妃：（顧高，再轉向帝，嬌媚，）陛下儘管稱贊那李白，實在他却不是一個好人。

帝：他當今才子，第一詩人，如何妃子說他不是好人？

妃：（撒嬌）趙飛燕是什麼人？他却拿來比我。

帝：（調笑狀）不要緊，妃子，你的玉體豐腴，我却正不喜歡那輕瘦會飛的，他算白比。他說可憐，又說倚新妝，就是說比不上。你何必多心，可是那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又豐又豔，正與妃子一樣，你就說他比得不好嗎？（大笑）

妃：那個要他胡比，我不喜歡。（斜倚作嬌惰狀，媚笑，）

帝：妃子，回去休息罷。（永念急前扶持，電又閃，）

（幕落。）

## 第二幕

時：大唐天寶十三年

地：望春宮

人：高力士

李龜年 老伶工

楊國忠 年四十許，豪華而驕客，貌奸鄙。雖服丞相官服，望之不似。

韓國夫人

韓國夫人 淡妝，妖冶最甚。

秦國夫人

裴柔 國忠妻，本蜀妓，三十許健婦。

安祿山 年三十許，壯偉而白皙，腹下垂，緩弛及膝，行時奮兩臂若牽挽

者，外貌愚呆，而時露狡黠之狀。

唐朝皇帝

楊貴妃

侍女甲乙

內侍

御廚侍者若干人

景：這殿房屋正南，中有額曰望春宮，龍柱，寶座有幄，坐右有旁坐一，亦置幄，但較偏下，中幄右側爲貴妃座，更六座左右分置，四周寶鼎香爐。（以上佈景宜略偏右，其左則爲宮門入口處之朝堂龍尾道，或植松柏點綴其間。）

幕啓：高力士及李龜年在宮門入口處對語。

高：今天因爲范陽節度使安祿山來京，萬歲爺在此設宴，命楊丞相兄妹作陪，我們都要小心侍候，李師父，你們梨園子弟都齊備了嗎？

李：齊備倒是齊備了，祇是有些覺得冤枉。

高：爲什麼冤枉？你瞧不起安祿山，萬歲爺却恩寵得狠呢！

李：不是我瞧不起他。此人貌似愚魯，中懷奸詐。從前李丞相的時候，他就怕李丞相一人，現在持寵而驕，那裏瞧得起楊丞相。楊丞相又偏不服氣，遲早要收拾他，他也遲早一定出花樣，萬歲爺那裏明白，要這樣寵他，公公，你看

，龍子不遠了！

高：胡說！你小心萬歲爺知道，你的吃飯傢伙不保！

李：我一點也不胡說，我也不怕吃飯傢伙不保，我到愁着我們這兩位頂刮刮的一相一將，一朝火併，總有點兒不妙哇！

高：你說安祿山怕李丞相，他爲什麼不怕楊丞相？

李：那我也不知道。到底還是我們姓李的不錯，公公！你不知道咱們大唐天子也姓李嗎？

高：你前天對着萬歲爺，學那一套安祿山怕李丞相的神情，就是要萬歲爺明白他不怕楊丞相嗎？

李：那到不一定，不過取樂，萬歲爺也未嘗不知道，這還是受了李丞相私心的害處。當時李丞相以爲用了中國的讀書人，爲如果有戰功兵權，恐怕不免逼他的地位，所以引着萬歲爺專用蕃將，安祿山等，就起來了，可是李丞相的地位，想不到還是叫楊丞相給玩兒完啦！又種下以後的禍根，所以一個

人近視眼的私心，害了國家，一定又害自身，小人枉自爲小人啊！

高：你越來越胡說啦！（故意）掌嘴！

李：句句是實！

高：且不說這些個，你把那天做給萬歲爺看的那個安祿山怕李丞相的神氣，再  
來一套給我看。

李：不做，你能怎麼樣？

高：不怎麼樣，就是待會兒叫你多侍候安祿山大節度使，要你好看看。（裝神氣）

李：（伸舌）公公，得啦，我今天人有點兒不舒服，下次再敬罷。

高：不成！李師父，不成，你還是做給我看的好。

李：（搖頭）

高：你做不做？（作威迫勢）

李：你等一等，我正在想。

高：你想什麼？

李：（想狀）我正想着還是侍候你高公公呢？還是侍候安祿山那胡崽子？

高：好！想通沒有？

李：想是想通了，想要侍候你，可是你比安祿山稍欠一點點兒。（以大指比小指，作調笑狀）

高：欠揍。

李：現在想通了，還是侍候你，中國人。

高：好小子，那末，你該做了！

李：（抖擻衣裳作扮演勢，以手作捧大腹狀，又卑躬屈膝作安見李林甫狀，學安）：十郎，駱谷！十郎，駱谷！（奏事還問他人狀）十郎說我什麼？（又轉身學被問人答言）：說了你許多好話。（又轉身學安）：（捧腹大跳）好

，好，好！（再一次學安）：十郎說我什麼？沒有找碴兒嗎？（又轉身學被問人答言）丞相找了您好多岔兒！（又轉身學安並隨手執一墊，蓋衣兩墊腹便高起，以兩手反據椅上）我要死啦！我要死啦！（作怪狀，起身大笑）

高：（大笑）好！李師父，真有你納，你可知道楊丞相爲甚麼同他不和？

李：那我怎麼不知道，無非是酸溜溜的爲着萬歲爺過分的寵那胡崽子，安祿山却也大模大樣的太不像話，忘記了當年了，聽說從前他軍爭失機，還是楊丞相救的呢。我想那一定是拿錢買命，所以他現在就不承情了，聽說他這次進獻的契丹諸酋的腦袋，並不是打勝仗得來，都是請人家作客用酒毒死的，你看多麼缺德！

高：算了，不要再胡說八道了，恐怕時候不早，客要來了。

李：不，我還要問您一句話，萬歲爺的安祿山賜第那樣講究，說是恐怕讓這胡崽子看不起。不用說了，爲甚麼要讓他坐這同御坐一樣的黃幄（以手攢幄）來叫他生心，那不是太奇怪了嗎？高公公您總知道這個意思了？

高：這話那一天皇太子已經奏問過了，萬歲爺說這胡崽子有些異相，故意拿這一個來厭他的。

李：啊！原來爲此，（搖頭，）喂！反正他是做不成中國的皇帝！

（楊國忠及三國夫人暨其妻裴柔同入。高，李，拱立參揖。）

萬李：參見丞相，諸位夫人。（諸人同作答禮）

楊：高公公李師父都來得早。

魏國夫人：李師父，今天又有甚麼好歌曲兒來餉遠客？我們又要託福了。

李：夫人，好說，還不是一些陳套，拿來聽候萬歲爺同丞相，夫人們的吩咐。

裴：（作嫉妒狀）李師父，你要好好的侍候我們這位國夫人（以手指魏），萬

歲爺一定有重賞呢！

李：是，夫人。

魏：（怒裴以目）你不要聽我們這位丞相夫人的扯淡，萬歲爺爲她才賞你呢！

裴：我們不配：（極嬌媚調笑輕鄙之狀）

魏：（向楊作媚態）二哥，你得管管嫂子，她爲什麼總跟我下不去！

楊：（故意）下官不敢。

裴：李師父，丞相在萬歲爺重賞之外，還要加賞。



統：不錯！都是爲了丞相夫人。（向楊）二哥，你不敢，那你就是兩口兒通同着欺侮我！

楊：下官更不敢。（得意狀）

統：你可惡。（嬌怒）

韓國夫人：這位丞相，這才是左右做人難了。

秦國夫人：梅子還沒熟，怎麼就能吃？

韓：那兒有梅子？

秦：沒有梅子，那爲什麼這麼酸溜溜呢？（衆大笑）

統：小東西，你也嚼舌頭，（與秦相扭，秦逃統追，繞場一週。）

高：夫人們小心閃着腰。

秦：（指楊）二哥，都是你，你到沒事人似的！

楊：（作大揖）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下官的不是，諸諸諸，小生這廂有禮了。

。（衆又大笑）

妻：（皺眉）該死！你看，這個做丞相的德行！

號：囉！相爺的身分！李師父，你待會兒學給萬歲爺看，一定有賞！

李：老漢也不敢。（衆又大笑）

（楊就坐，分別坐定）

楊：（向高）祿山那個混賬東西，怎麼還沒有來，他現在的架子，越來越大了，今天要不是萬歲爺再三叮囑，意旨難違，我是一定不來的。

高：這國安節度使獻俘來京，萬歲爺既賜了鐵券，又進封了東平郡王，又賞了永祿公主池觀作爲游晏之地，命令趕造新第，臺恩綢疊，異數重重，自然不免高興託大，相爺也祇得攔待一二。

楊：這東西恃寵太甚，目中無人，他要造反的逆謀已經漸漸顯露，皇上還不覺得，我已經提過幾次，也不相信，不久一定造反無疑，好在我有預備，也還不怕他，萬歲爺方面，還請公公替我留意，如果有機會的時候幫同陳述一二，隨時與我通信以便再講一下，或者能夠幫我說一兩句，感謝不淺，必當重報，高：當得効力，但是小臣說話，萬歲爺未必聽得進，還是逐細一講此輩。皇上

想過來了，自然要採納的，我見着什麼光頭兒，自當報與丞相知道。

楊：多謝公公，太客氣了，那個不知道皇上的近侍是頂容易說話的。自古會做大官的人，官兒儘管大，一定還要連絡近侍，方才一切可以順手。不瞞公公說，儘管一些聖明之主，口口聲聲，說不聽近侍的話，他却不知不覺的聽不你們的話，自己還莫名其妙，以為得意呢。所以我們做宰相的，官兒儘管大，你們的小路，還是要走的，老實說：你看我儘管皇親國戚，還一樣同你們公公們都有交情，也就因為彼此都有個照應。那些大模大樣，自己以為了不得的官兒們，那都是一羣傻蛋。我們自家人，隨便說實話，高公公，你看對不對？

高：丞相太言重，小人們担当不起，能効力的當得効力。

說：高歲爺越老越胡塗，祿山既算了玉環妹妹的養子，却又命他做我們為兄弟姊妹，你說顛倒不顛倒，我真不懂這個帳怎麼算法？

秦：高公公，李師父，你們會算這門親戚帳嗎？

韓：這叫做「子以母貴」！（衆大笑）

（內傳進）

內：安郡王到！（退。高李先起立，安祿山入。）

安：（兩手捧腹，左右睥睨，顧盼非常，見楊等，）啊！楊丞相，諸位姊妹嫂嫂，還有高公公，李師父，都在這裏，（分別拱手，楊柳嫺起立答禮，諸夫人亦起還禮）

高李（同揖）安郡王，才到？

安：我來遲了，難爲諸位久候。

楊：（皺眉，滿面不悅），安祿山，你爲什麼到得這麼遲？

安：（睨之，作不屑狀）萬歲新賜府第，抽空親去細看一番，好在萬歲同娘娘未到，來得正好，就是有累姊妹們久候，到是有些不安。（對諸夫人燕語作醜態）却要你問！

楊：（大怒）安祿山，我是當今丞相，你敢這麼無狀！

安：老楊，你不要神氣，你知道今天是我嗎？我是堂堂郡王，你是奉命來來陪我的，我不知道丞相是什麼東西！

楊：（更怒）安祿山，你這忘恩負義的奴才，你忘記了我救命之恩嗎？是誰救拔你起來的？

安：那是萬歲的特識，李丞相的幫忙，你是拿了我的錢財爲我効力，虧你自己丑表功呢！哈哈（大笑）笑死我了！

楊：你忘記初見我的時候，可是這個樣兒？

安：彼一時，此一時。我聽說你在萬歲爺面前很有些同我過不去，可是你雖然賈官鬻爵，勢壓羣僚，恐怕我安祿山却不比旁人，你也得當心一點。你也自己想想，你的富貴從何而來？你對你的國家有什麼功勞？

楊：（怒不可遏）安祿山，你越說越不像話，我們同去面聖！  
安：誰怕你？

高：丞相，郡王息怒，今天萬歲高興賜宴，兩位內外重臣，萬萬不可失和，恐怕聖

上降罪，大家不好看。

安：哥哥，兄弟，大家自己人，算了算了。

安：哈哈（笑）是呀！我的好姊姊，我還是看你的面子，（又向韓等）是不是？

楊：（怒之以目）。

內侍：（又入報）萬歲爺同楊娘娘到。（衆皆起立、帝入，楊妃隨入，從二內

監，二女侍、各執拂扇等物，楊銑等先跪。）

楊：臣楊國忠等見駕，萬歲，萬萬歲！

帝：丞相，諸位夫人請起。（俯身以手作掖起勢。貴妃躬身，向各人含笑領首

。）

安：（奮兩臂若牽挽者，作胡旋舞疾如風，越楊等直至帝前，先拜貴妃）兒臣

安祿山拜見母妃。

妃：（含笑）請起！請起！（以手邀之）

安：（再轉身拜帝）兒臣見駕，萬歲！萬萬歲！

帝：起來！你又先拜母妃了。

安：胡人習慣，總是先拜母親，所以不容易改變，陛下恕罪！

帝：（大笑，指安腹）胡！你的肚子，裝着什麼東西，這樣大？

安：（挺腹搖身）一片忠心！

楊：（怒目作鄙夷狀）

帝：哈哈（笑）你真會說話！（以目視衆）諸位都坐！

衆：謝陛下（各就原座，高，李，仍侍。）

帝：筵酒已經齊備了嗎？

楊：都已齊備了。

帝：（向李）李龜年，你將全部御樂調齊，在外院將新編的曲譜檢好聽的——

奏來，

李：領旨。（下）

（御廚進食，侍者絡繹呈進，高力士及內侍分進酒於各座，外面傳進歌樂之聲。）

謝：今日你獻俘八千，莫丹諸酋從此不敢再有反側之心，我大唐開邊之功勞，你莫首庸了。（豎大指）。我們待會兒行獻俘典禮，我特先在此設宴爲你慶功，叫楊丞相同諸位夫人相陪。我們現在都是一家人，最好大家開懷暢飲，不要拘泥禮節。所有同來大小將校，一律賜浴洗塵，想來也都傳諭了。諸位，請。（舉杯，衆同舉杯）

謝：陛下，臣是胡人，不識文字，承陛下厚恩，不次超遷，致有今日，又仗陛下聲威，僥倖拊了多番勝仗，以後更當粉身圖報，但是慢慢的不免教人家眼紅忌妒，恐怕禍也不遠了，還求陛下始終明鑒。（以目視楊，楊微怔，亦感禱之）

帝：沒有的事，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始終忠心，一切有我作主！（顧楊）

安：謝陛下。（顧妃）母妃近來身體可好，想死孩兒了！

妃：我很好，你也愈發發福了。（嬌笑）

安：孩兒在范陽，有吃有喝、有玩兒，同這裏也差不許多，所以越發的長個兒



了。（搖身作態，帝妃均大笑，衆亦笑，惟國忠作厭惡狀）

安：母妃願意上孩兒那邊去玩兒嗎？（作企慕狀）

妃：我很願意。

安：（益得意涎臉）還有諸位姊妹嫂嫂？

號：我們也去。（楊怒號以目）

衆：萬歲爺也去嗎？

表：那，我們在這兒唱空城計！（衆大笑）

號：噯！這裏有二哥。

安：唔！

楊：（低聲，怒視號等）你們胡扯！

帝：你們到要去的時候再說，（微笑）今日還須痛飲，祿山，你再吃幾盃。（

舉杯，高進酒）

楊：衆也敬你一盃。（高又進酒）

安：孩兒領旨。（又飲訖照盃，內侍再進酒）

帝：（顧衆）丞相同諸位夫人也該公賀一杯！

楊：（強起舉杯）是，我們都該奉賀（飲訖，韓、號、秦、裴等同飲，內侍分進酒）

安：（又飲訖，照杯，內侍再進酒，）謝諸位！（得意）

帝：獻俘大典，不知道預備好了沒有？

安：外面恐怕預備得差不多了，臣要親去一看，且先告退。

帝：也好，你先去，酒夠了嗎？

安：領旨，謝陛下，酒早夠了。母妃、陛下、臣告退。（又向楊等拱手起立，

帝妃在坐欠身，揚欠身稍起卽坐下，衆皆起立，安又捧腹舞下，衆仍歸坐，內侍撤宴，易茗。）

帝：安祿山功勞不少，又忠心可靠，我要授他同平章事，丞相，你可令太常卿

張洎草制！

楊：祿山真不識了，又是胡人，雖有軍功，如何可做宰相，此制如下，恐怕四

夷都要看不起中朝，這個萬萬使不得，臣不敢奉命。況且祿山這人，外貌癡愚，內藏奸詐。他不拜太子，覬視朝廷，現在威權太甚，遲早必爲禍水，還請陛下聖明早斷，及早除去爲是！

帝：丞相保得多疑。（作沈思狀）有功不賞，是大大不好，造反他一定不會，你可放心。

妃：將相不和，不是國家之福，二哥，你以後還要寬容一二才好。

楊：貴妃有所不知，祿山必反，是無疑的，不信請望後廳。（作嬌縱自信狀）

帝：（猶豫）如此先授他爲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一面我再命人查考，還是就草詔！

楊：領旨，但是陛下恐怕要後悔啊！  
帝：唔！

內侍（入）：（跪報）外面諸事都已齊備，請萬歲爺登台獻俘！（外面畫角聲）。

第三幕

第一場

時：天寶十五年六月  
地：華清宮御花園  
人：唐明皇帝

楊貴妃

高力士

李龜年

雷海青

黃旊綽

賀懷智

黎園子弟

內侍

持鐵鉸

持板

白髮

若千人

若千人

持琵琶

景：園林夜景，廣場設御筵，遠見華清宮門額。

（幕啓）帝與貴妃同飲，已半醺，妃作新浴後裝束，高力士侍，李龜年等，率梨園子弟作樂階前。

帝：妃子，今日天氣這樣好，正是暢快得很，你再喝一杯，我們來一套霓裳羽衣曲，你趁着酒興自己起舞一回何如？高力士，斟酒。

高：（揀酒分酌帝妃）娘娘再飲一杯！

高：（醉態）我已醉了，陛下請！（把盞勸帝，帝笑飲訖，又自飲，以手扶高，以目覩李等）我們就遵旨來一套霓裳羽衣。

高：李師父，萬歲爺同娘娘有旨，奉霓裳羽衣之曲。

李：領旨。（全班奏細十番樂同唱）

### 霓裳羽衣曲

羅綺合花光，一朵紅雲自空漾。霓旌四繞亂天香，徐開扇影露明妝，向雪羽叢中顯技長。

飄然來又往，宛轉迎風排舞行。宛如龍起游千狀，翩若鸞迴五色章，齊鶴望霞  
裙絲袖張。

一字一回翔，新聲歷歷珠喉蕩。珊珊步臨高霞唱，冷冷節奏宮應商，要山呼萬  
歲拜君王。

（妃率兩女侍隨音節歌舞，歌罷，舞止，妃傾身欲倒，兩女侍亟扶之，向帝一  
笑，歸座。）

帝：好得狠，正是「此曲祇應天上有」了！妃子，再飲一杯。（高更進酒）。

妃：我醉了，（照杯）陛下，再飲一杯。（帝亦舉杯，妃作醉態。）

帝：妃子，你真醉了嗎？

妃：我沒有醉。陛下，不是說，我不會飛嗎？我要飛了！（作飛態，欲倒，女  
侍亟扶之）

帝：妃子，你該休息了，我也有些醉意，我們回宮去吧！

妃：陛下，那不是牛郎織女要來接我嗎？我要拜別了！（作欲跪勢。）

高：妃子，真醉了，高力士，你快送娘娘回宮去罷！

高：領旨，娘娘，奴才送娘娘回宮去罷。

妃：我不回宮，我要去回天上的天宮，高——力——！你不看——見天上……

有人接我嗎？（連指天上，醉態更甚，又回顧帝），陛下，我們天上見！  
天上見！（連連點頭，高與侍女擁妃下）

帝：（目送妃行，離座，負手，仰天，有所思）他真醉了。（內作急鼓聲，作驚駭狀），啊！（大聲詢問）爲什麼有這報警之聲。

內侍（倉皇入）報：萬歲爺，楊丞相到！

楊：（急進）陛下，不好了，那造反的安祿山，殺過潼關，離長安不遠！

帝：（驚怒狀）啊！有這樣的事，不是哥舒翰奏報，祿山未得人心，持重相待，不久瓦解。何以沒有聽說進兵，便失潼關，哥舒翰那裏去了？

楊：祿山久要造反，臣早經奏明，陛下不信，現在他預備甚久，羽翼已成，軍勢自然很盛，哥舒翰畏縮不前，經臣嚴令進擊，那知一戰就敗，已經投降了

帝：豈有此理，（怒目沉思，半晌。）現在什麼人可以退賊？

楊：現在……急切想不出有……什麼人。

帝：如此，你可傳旨，我御駕親征（仍怒視）。

楊：（大驚）陛下春秋已高，恐怕不便。

帝：有什麼不便？我覺得可以。

楊：中朝大事，付與何人？

帝：太子監國。

楊：（更驚恐失措）陛下，祿山的反，早在臣意料之中，所以……早在西蜀有些佈置，可做暫時的退步。蜀中形勝，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實在有許多便利。陛下如果親征，一來陛下春秋已高，行軍辛苦，不比平常；二來一戰而勝，自然很好，萬一，——萬一……不那樣順利便怎麼樣呢？恐怕不大好辦，依臣愚見，不如暫時幸蜀；一面傳檄各路勤王，似乎比較穩當得多。



帝：敵不可縱，安祿山既然長驅直入，現在又殺敗了哥舒翰，那氣餒更可想而知，既然朝中無可用的大將，自然只有我親自出馬，方才可以奪他的氣。楊：祿山今非昔比，他一定是一不做二不休了。再說陛下如果親征，貴妃當然不能隨駕，應該……怎麼樣安置，也要請陛下……定奪。

帝：（愕然）啊，——（皺眉沈吟者久之）那末……那末……依你的奏，暫時幸蜀，也未嘗不可，蜀中形勢，本來也是一個可以得勝的基礎，就這樣也好。

楊：（有喜色）領旨，請陛下急速預備，外面最好暫時不必降諭叫人知道。

帝：也祇好如此。

高：（又入，）懇陛下，娘娘已經回宮安息了。

帝：高力士，快些整頓車馬，傳旨令右軍龍武將軍陳元禮統領羽林軍士，扈駕前往西蜀，急速預備，暫勿聲張。

高：領旨。

楊：那就，臣也下去預備，且先告退。

帝：（頷之，又皺眉，）（楊下，）

帝：（頓足憤怒）這一般內外誤國之臣，都是我這誤國之君，自作之孽！（又舉目見高，）高力士，娘娘安息了嗎？

高：是。

帝：你且不要驚動！

高：領旨，

### （幕落）

#### 第二場

時：（天寶十五年六月）同前場，

地：長安延秋門

人：陳元禮 龍武大將軍，魁梧颯爽，年四十許，軍服甲冑。

王思禮 隴右河西節度使，年貌軍服與陳略同，

唐明皇帝

楊貴妃

高力士

楊國忠及虢國夫人等

皇子皇孫

郭從謹，白髮老民，布衣曳杖。

衛士若干人

景：城門上署「延秋門」三字，城外有便橋，松林石磴，形勢曠朗，

暮啓：聞馬蹄聲，陳元禮及王思禮同入，立林下對語。

陳：王將軍，國事到這個地步，你看，這是誰的責任，應該怎麼樣是好！

王：現在也說不得了，外有叛賊猖狂，內有小人把持，誤國到了這樣地步，還

說什麼？萬歲本是明主，都是因爲這些人包圍了，弄得天昏地黑，方才我體訓之時，命我指日赴鎮，收拾散卒，即日東討，言下深有自責之意，可見尙可有爲，但是楊氏誤國致亂，依然尙在君側，此患不除，國亂不了，我早勸哥哥輪上表請殺國忠，再行討賊，他不肯聽，以致被擒，現在這個責任，正在你我，陳將軍，尤其是你！一舉手之勞！功績不小！不知尊意如何？

陳：王將軍見教極是，我不瞞你說：已經屢次勸念，一再計畫沒有成功，現在說不得了。

王：如此甚好！我們一切心照，再造大唐江山都在將軍。

陳：言重。（同下）

（帝及貴妃、楊國忠兄妹等、並皇子皇孫、高力士、從臣、衛士等一應人衆同上、）

（幕後忽見火光）

帝：（驚狀）城內何人放火？

楊：是臣命他們放火，預備將庫藏焚燬免爲賊有，一面我們走過以後，擬將所有橋樑一律燒却，以斷後路。

帝：（搖頭）不可！不可！賊兵入京，如果庫房以內什麼都沒有擄的，不是教他搶劫百姓嗎？還是留着給他們，免得更苦我的百姓啊！至於橋樑更是要留着給避賊的百姓們逃命，怎麼可以斷絕他們的去路，萬萬不可！萬萬不可！高力士，你且留此，帶着一部人快生傳諭救火，等到救熄，再行趕來，不得違誤！

高：領旨（下）

帝：我們姑且在此休息片時，大家腹中饑餓，如何弄得些食物充饑？

楊：方才軍士報稱：縣令逃走，無人供應，待臣等前去設法取來。

帝：可以傳諭百姓們備飯，給予價值，不准強取！

衆：領旨。

（民衆分攜簞食進獻，內侍傳上進帝，餘人用手掬食，須臾皆盡，）

（皇子皇孫輩亦以手掬食，狀極狼狽，帝停箸不食，以目視妃，妃亦不食。）

帝：內侍們，拿隨帶金寶，賜給一百兩。

衆：（皆跪上）不要不要，我們都是萬歲爺的子民，難得有此機會，貢獻一些粗糲麥豆，鄉下人的食物，如何敢邀賞賜？

帝：（淒然）唉！你們都是我的好百姓，都是我不好，鬧得這樣兵慌馬亂，害了你們，現在你們此地還能夠安居嗎？我同你們，在平常也難得見面，（以手撫百姓中老人小兒之頂）你們供給的飯食，我已生受了，我給你們這一些些金寶，你們不好推辭，也留下做個紀念罷！（淚下，衆亦大哭，白髮老人郭從謹匍匐膝行至帝前，）

郭：萬歲爺，真是我們的聖主，平常小民等雖遠隔九重之下，也無不同沾雨露，今朝得見聖顏，真是我們的生身父母，承勳問我們現在鄉間情形，請萬歲爺放心，雖然都聽說安祿山造反，主官又逃走了，人心不免浮動，此外

還沒有什麼！萬歲爺可以放心，但是小民惶恐得很，因為還有一些芻言，想陳聖聽，不知道……萬歲爺許可陳說嗎？（俯伏）

帝：你說，我願意一聽。

郭：安祿山那賊，他既不是中國人，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眼見中朝的繁華，地方的富庶，帝居的壯麗，子女玉帛的可愛，那有不垂涎的道理。萬歲爺既予不殺之恩，又不時加官進爵，教他天天滋蔓起來，他外似愚蒙內懷奸詐，自然一天天覬覦非分，朝中大臣，初則同他狼狽爲奸，繼則同他爭權奪利，到了最緊要的時候還自只圖私利，妄知國家，所以成爲今日之局，小民尙記得宋璟爲相，屢進直言，天下賴以太平，可見宰相的重要。近來朝無良相，諛臣倖進，萬歲爺那裏知道真情，內外蒙蔽，儘管聖明，也就無辦法了，好在此刻事已揭開，亡羊補牢，以陛下之英斷，自然還有希望補救，真未可知，還請留意，死罪，死罪。（叩頭）

帝：你的話都不錯，我也自悔不明，（顧妃，）以後如果有補救的機會，我必

定記得你的話，不負你一番忠心，你且起來！（顧衆）你們都起來，且都好好回去，等我回京的時候，再看你們。（內侍更以金寶與之，衆謝下）

帝：（顧妃）你一點不吃嗎？（顧衆）你們有沒有吃飽的，趕快自去設法充饑，侍衛們，給他們些餉銀，切不要打擾百姓。

（幕落）

第三場

時：同前

地：馬嵬驛

人：唐明皇帝

楊貴妃

楊國忠

虢國夫人

韓國夫人



秦國夫人

裴夫人

陳元禮

魏方進

韋見素

韋 諤 京兆司，見素之子

高力士

皇子皇孫輩

內侍

侍衛

驛丞

景：亂石崔嵬的馬嵬坡，下爲馬嵬驛，中雜置板桌木椅。

幕啓：帝中坐，貴妃及諸夫人輩均侍坐，楊國忠，魏方進，韋見素，韋諤，高力士及皇子皇孫輩分別參差侍立，皇子輩有坐石級坡上者，內侍及侍衛在

門內外左右侍，驛丞立驛門口。

帝：高力士，我們出了都門，好像走的路不少了，現在離城有多少里？（回顧）

妃及諸夫人：妃子，諸位夫人，你們不覺得疲倦嗎？

妃：（先顧諸夫人，向帝，）我們都還好，陛下呢？

帝：我也還好，（遠望）唉！

高：啓陛下，現在離城一百多里了。

帝：一百多里了，我看諸位夫人同妃子，平生沒有吃過這個苦頭，一定是很

累了，還有（顧諸臣）你們諸位，也都辛苦，（諸臣肅然，）（苦笑、）

我們今晚的晚餐，都有着落嗎？（顧高）

高：方才已同驛丞談過，已經預備了

帝：如此，我們早些用過，大家都要早些安息爲是。

高：領旨。

帝：（顧諸臣）你們都有住處嗎？

楊：臣等已經另有館舍，方纔驛丞已經稟報過了。

帝：（領首）啊！

侍衛：（入）報丞相，有吐蕃使臣到京，現在追蹤到了此地，說有要公要見丞相，已在丞相館舍候見。（遞一名刺）

楊：啊！（接刺）請他少候，說我就來。（趨帝前）現在吐蕃使臣由京追蹤到此，在前面館舍候見，不知道什麼事，待臣見過，再來奏聞。（侍衛躬身下）

帝：啊！吐蕃使臣，此時趕來！（皺眉）你且去見。（楊下）

帝：拿見素，這番亂事，都是我的不明，以至如此，你看，我們入蜀之計，究竟如何？有何妙策，可以挽回？

拿：陛下明見萬里，西蜀之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目下暫時臨幸，據此再圖規復，自無不可，但是我們大唐的江山，祖宗的遺留，人民的付託，我們必須要收復，不能教他淪入胡人之手。所以我們必須要實行進戰，切不可意存

退守。天下沒有不進攻而守得住的江山，安祿山一勇之夫，現在雖然一時勢盛，若是朝廷決心規復，各路勤王兵到，一定容易消滅，最初親征計畫，本來很好，但是陛下春秋已高，也不能不稍爲有些顧慮，不過前線主持一定所關甚重，爲今之計，現在太子在靈武，不如傳詔令太子先掌國事，統率各路兵馬剋日進攻，陛下高瞻遠矚，調度後方，那纔可操必勝之券。帝：所奏甚是。（凝思）到蜀之後，恐怕就是要你辛苦一趟，前往傳詔，我一面傳令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出師專征。

章：臣自當盡瘁圖報，候諭遵行，郭節度使治軍威令素著，也一定可以馬到成功！

帝：（顧妃）妃子，你們有地方休息嗎？怕很勞乏了，你可尋個房間與諸位夫人稍稍休息一下。

妃：是！陛下也該稍稍休息，後面還有房間。

高：房間都已佈置整齊了。

章：陛下，娘娘，同諸位夫人，且都休息一下，臣等也暫時告退。

帝：（顧妃）你們且先去，（顧章等）我們還可稍談一下。

（妃等均起身，餘人亦動，正將各退。）

侍衛：（倉皇入）報！外面禁軍兵變，將丞相館舍圍了！

帝：（大驚，衆皆止，）啊，有這樣的事，（顧妃等，妃及諸臣均相顧失色，

外坐皇子皇孫輩均擁入內，）高力士，你同他出去一探，即速回報！（高

率侍衛下）

（遠遠聞得外面有喊殺之聲，驛中人皆作凝神注聽之狀）

妃：（驚惶狀，其他諸女尤驚駭，）不好！陛下，這是怎麼回事？

帝：（搖手）不要慌，你們或者後面避一避！（側耳，注目外向，）

高：（踉蹌入）不……不……好了！……娘娘！……諸位……夫……夫人！……

……快……快……避……（妃及諸夫人皆驚起，）

帝：高力士，好好的請，

高：是——外面高掛三個人頭，兩個是、楊……丞……丞……相……父子，一個說是吐蕃使臣，六軍都變，都望這邊來了。娘娘同諸位夫人，恐怕要避一避。（妃驚倒，衆女眷大亂欲逃，裴氏亦倒，高及內侍急分扶起，帝趨視妃狀，急轉身。）

帝：陳元禮在那裏？何以這樣胡鬧？

魏方進：由臣去探一探，究竟爲什麼？（下）（韋見素亦下，喊聲又起）

帝：驛丞在那裏？

內侍：（高叫）驛丞進！

丞：（急遽入）（跪）驛丞叩見萬歲爺，

帝：啊！起來，你此地有旁門嗎？

丞：（指後）後面有。

帝：你帶幾名侍衛護送諸位夫人暫離此地，尋一個安穩之地，且避一下。（顧妃）妃子，卽命高力士保護一同暫避，怎麼樣？

（妃正伏几隱泣，至此，含淚起立。）

妃：姊妹嫂嫂先走，（拭淚）我緩一步。（顧帝）

帝：（急狀）我不要緊，你還是走！（一面顧驛丞及諸夫人）你們就走，驛丞

好好保證，領到平安地點，你就回來！

丞：（惶恐狀）領旨！（丞及諸夫人匆下）

妃：我不走。（仍坐伏几上）

章：（急遽入，衣冠破敗，面有血傷，）

帝：（愕然）怎麼樣？

章：陛下，臣爲亂兵打傷了！不要緊，可是楊丞相父子同吐蕃使臣的頭高掛着，真是嚇人的。魏方進大約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殺了，臣要不是忽然有人高叫勿傷章某，也就不能回見陛下了。亂兵正望駐蹕這裏擁來，陳元禮正在前後阻攔，他現在正對兵士們說話，臣聽不清楚，就要來了，看來他還可以鎮壓得住，可是陛下要趕緊決定辦法才是！（目顧妃，帝亦顧妃，妃正

掩面痛哭，帝頻搖首作無可奈何狀。

陳元禮：（急遽，向帝一躬。）

帝：陳元禮，外面什麼事？

陳：（喘息，左右顧，）臣惶恐得很，外面是羽林軍兵變了，臣治軍無狀，特來請罪。

帝：聽說擅殺了楊丞相，是嗎？

陳：是，陛下！（又顧妃）楊丞相……擅違誤國，釀成今日局勢，河山破碎，聖主蒙塵。今日據報羽與吐蕃使臣見面，乘國家之危，密議賣國。臣聞訊正要奏聞，却因六軍憤怒，不由分說，衝進楊丞相館舍，當場殺死楊丞相同土蕃使臣，又同時殺了這個人，臣纔趕到制止，楊丞相既犯衆怒，又有現行罪名，雖然未經國法，却已無話可說。這般兵士聲勢洶洶，他們還有請求，請陛下從速明斷！臣不能不奏，事定之後，臣再領死。（目顧妃，帝亦顧妃）



（在陳後對帝示意，作焦急狀）萬歲爺，恐怕要卽速慰諭一番以平衆情

！  
帝：「這個……這個……現在事已至此，祇好都算我的不是，也怪不得你。」

可卽傳諭全軍，國忠已死，過去之事，一概不究，命他們大家歸隊，報國圖功才是！

陳：「陛下，（顧高）高公公誤會臣意，臣方才有不便說明的地方，現在不能不說了。陛下，臣惶恐得很，可否請貴妃娘娘暫退一步，可是不要出這驛門，以免受驚，因為驛門各口都有兵士把守了。」

帝：「失驚，妃亦驚起，」啊！他們這是一定要同我爲難嗎？

陳：「（惶恐狀，俯首）不敢，陛下放心，還是請娘娘暫在後面休息一下

帝：高力士，侍候娘娘暫退。（高率侍女扶妃下）

陳：「（俯首躬身，）陛下，國忠雖死，貴妃尙在陛下左右，軍士們不肯安心，

陛下以國家爲重，一髮千鈞，還請三思！

（外面又聞喊殺之聲）

帝：你還是安慰他們，貴妃向來不問外事，不要多慮。（外面又有喧鬧聲）

陳：（作無奈狀，轉身立門口，對衆）弟兄們，不要喧嚷。萬歲有諭：楊國忠誤國殃民，已經伏誅，其餘所求，稍緩定有辦法，你們以前的行爲，自然是激於忠義，將來決不追究，教你們各自歸隊，毋庸多慮，報國圖功，還有重賞，再聽後諭。（又聞喧嚷之聲）

衆呼：不殺貴妃，我們不能扈駕！

陳：（又入向帝，）衆情不可挽回，國忠既經伏罪，貴妃實在不宜供奉，還請陛下割恩正法！

帝：貴妃端居深宮，不問外事，沒有什麼罪，你叫他們不要太看重了！（神情非常難受）

陳：情勢如此！臣……臣……也沒有其他辦法，請陛下還是以國家爲重。況且

將士們已經殺了……楊丞相，娘娘在內，他們終不會安心的，也恐怕祇有這唯一的辦法，叫他們安心，將士安，陛下也安，國家也安了。

（人聲又沸，）

侍衛：（倉皇入）韓國夫人被禁軍兵士尋着在後山捉將去了！其餘衝散尙無下落，請……請……萬歲爺趕快想法去救！

帝：（大驚）怎麼？驛丞呢？（陳亦愕然）

侍：驛丞也在那時被衝散，是跟着回來的，現在外面。

帝：陳將軍，這又是你的事了，趕快去救！再來從長計議，切叫他們不要這樣胡鬧？

陳：領旨！（不自禁地搖一搖頭，面呈難色）

帝：（廟章見素）章卿，你也去幫陳將軍一臂！

章：領旨！（陳章同下）

章壽：（趨跪，）陛下要念祖宗的社稷，中國的江山，安危只在頃刻，還是速速定奪要緊！

妃：（侍女扶持突入，高隨入，）陛下，方才陳將軍的議，我都在後面聽得清楚。妾身全家已覆，也不忍一人獨生。一死以報陛下，又可以救了大唐的天下。這是難得的機會，陳將軍的話不錯，事已至此，恐怕也不是口舌所能爭，陛下話說得太多了，也有傷……陛下的尊嚴，不如痛快的請陛下賜死！妾死九泉，決不悔恨，陛下放心，還請陛下即速降諭爲是！

帝：（愕然）啊！妃子，你倒這樣說！我在，怎麼能叫你死？那是萬萬不能！萬萬不能！（顧章）你起來！（章起）

妃：情勢這樣，國家要緊啊！

帝：（凝思）不能！不能！或者，我跟你同死！

妃：（搖頭）那恐怕不好！

帝：我們不是有言在先嗎？（無可如何語聲較低）身爲天子，那有言而無信之

理？

妃：此事祇好另說了。事有輕重，天子應該以天下爲重，我決……決不……怪

陛下……（聲帶哽咽而強制）

帝：（搖頭）

侍衛：（又急入）報！韓國夫人被亂兵殺死！

帝：（又大驚）（妃淚如雨下，有不支勢，侍女急扶之，扶令坐。）陳將軍呢

？

侍：陳將軍去傳萬歲爺的諭旨，軍士們正圍着韓國夫人亂嚷嚷，陳將軍呼嚇住了，說了一番話，前面的人，倒是略爲平靜下來，後面忽有一陣亂圍，有人手起一刀，就將韓國夫人砍倒，旁邊就又有入亂刀將頭砍下了，人又望這邊擁，陳將軍正在阻擋，與章相公一同，快就要來了。

帝：（突坐下，高力士急前扶持，妃趨前，執帝手，帝亦執其手，相對淚下，驛中人無不掩淚，外面又聞人馬之聲，帝急起，揮手令退，妃急下，內侍仍

扶持之，同下，帝拭淚外望。

陳：（與章同入，躬身，痛苦萬狀。）陛下，臣萬死！沒有救到韓國夫人，並且軍士們還不甘心，方才所奏，恐怕一定要求照准！還請陛下再想一想。

帝：（搖頭）你們何必與一個女子爲難？你們這樣相逼，不是同那安祿山一樣嗎？

陳：（惶恐，俯首。）陛下，臣罪該萬死，但是二髮手鈎，乞聖明速斷！

帝：（怒且急，不語半晌。）如此，我也老了，犯了許多的過誤，一併讓你們處分了罷！

陳：（頓跪，）陛下言重，如此，請陛下殺臣以鎮全軍！（帝驚顧，殊窘。）

章：（亦急跪，）高及章謹從之皆跪，）陛下，外面情形十分嚴重，陳將軍所陳都是真情，臣在場目見，還請以社稷爲重！

妃：（亦突入趨跪，侍女同扶跪。）陛下，陳將軍所請甚是，臣妾之意，方纔已

經陳明，陛下不必猶疑，即請賜死爲是！（帝益驚，全場無不驚顧，外面又有呼喊之聲）

齊：你……你們都起來！（有轉意）

妃：求陛下賜准，方好起來！

帝：（頓足）嘔——（搖頭）正是……事難兩全，你們起來！（有示決心之意）

妃：謝陛下，（顧左右）諸位請起。（起立，侍女仍扶之，）

衆：謝陛下，謝娘娘。（皆起立，）

陳：（向妃躬身，有慚色，而意氣仍慷慨，）臣罪該萬死！不想娘娘聖明如此！

妃：（含淚）將軍爲國爲君，還求將軍好好保護聖躬，我死九泉之下，決不……

……（哽咽）埋怨將軍！

陳：（惶惶，亦淚下，）謝娘娘，臣一定遵諭，盡責，以死繼之。

帝：請陛下退，即有後諭！

（衆皆退，惟高及侍女侍。）

帝：（大哭，執妃手，）如此，我豈不是負了我們的……盟誓了！（妃亦泣）  
這個意思，你現在比我還明白，不必多言，祇有你……你先行一步，我……  
……我這般年紀，現在雖不便同行，却也追蹤不遠。我已決計傳位太子，  
人世無可留戀，大事理楚，祇要河山收復（高聲）我們地下相逢，補踐盟  
誓罷！妃子！你放心！我還是不會失約的！（淚如雨下，）

妃：（泣不可仰，點頭）陛下保重，我暫時……拜別！（嗚咽，顧高）高力  
士，白練在那裏？（高出白練呈上，一面拭淚）（帝驚異）（妃又顧帝。  
）陛下，記得乞巧之時，投針像這個嗎？（投白練，哽咽，）不想應在今  
朝！方才在後面佛殿之內，已經看定了妾身畢命之所了！陛下保重！（相  
顧益慟，外面喊聲又作，）

帝：（又頓足，搖首，）高力士，傳諭三軍！

高：萬歲有旨，賜楊娘娘自盡！（外面傳呼之聲，）



樂歡呼：（幕後）萬歲！萬歲！！萬萬歲！！

妃：高力士，扶我到後面佛堂去，（高及侍女扶妃起行，各掩淚，）我死之後，萬歲爺只有你們幾個舊人，就靠你們好好侍奉，一路之上爲萬歲爺解悶，休叫時時念我。（又跪）陛下，我去了！陛下保重，（高及女侍扶持同下，兩內侍扶帝坐，帝欲行又止。）

帝：（掩面）妃子！（伏）

（外面喊聲又震，侍衛復搶入。）

帝：（突又起立）又是什麼事？

侍：驛上趕來西蜀進貢娘娘的新鮮荔枝解到，現在門外。

帝：（突倒，內侍急扶）

（幕落）

#### 第四幕

第一場

時：唐肅宗至德二年冬日。

地：扶風鳳儀宮。

時：唐明皇帝。

高力士

內侍

侍衛

衆百姓父老

景：鳳儀宮：外園林及宮內斜見一部分，有「鳳儀宮」門額。

幕啓：帝及一行人衆在宮門外，作方才行到景況，帝下向立，餘衆後侍，衆百

姓父老向帝遮道跪迎。

衆：扶風百姓，迎接老萬歲爺！

衆：（躬身）生受你們，你們地方上都好？

衆：託萬歲洪福現在地方都很平安啦！

帝：很好很好，我歡喜得很，你們回去，都各向父老兄弟姊妹代我問好，

衆：謝恩！（下）

帝：唉！（以目送衆百姓）

高力士：我們託萬歲爺的洪福，回到長安去，故國重光，河山無恙，正應該大家高興。且看衆百姓的得睹天顏，歡喜若狂，可見萬民的愛戴，請萬歲爺不要再多傷感了。

帝：高力士，我們蒙塵西川，忽忽將要兩年，都是我一個人的胡塗失德，害了多少好人，現在痛定思痛，怎麼不令人難受呢？

高：此地已是鳳儀宮，請萬歲爺在此將息些時，再行啓駕。

帝：且令他們外面休息。（顧侍衛等）

高：領旨！你們外廂侍候。（衆軍士下）

帝：（向宮門上塔，又止，）高力士，此去馬嵬，還有多少道路？

高：只有一百多里了。

帝：前已傳旨，叫該管地方蓋造妃子新墳，不曉得現在工程如何，你可星夜趕去，一面催促完成，待我親臨改葬，不可延誤！

高：領旨，萬歲爺早些安置，（顧其餘內侍）你們趕速收拾寢宮，備萬歲爺安睡。

帝：（抬頭見月，月色漸明）我稍稍在此盤桓一下，也就進去，你們先去將息。（高及衆內侍同下，）

帝：（又步下階，背手望月）唉！黃昏又到。月兒，你又上來。回想在長安宮內，常常同着妃子，並肩賞月，那是甚麼情景。自從這一年多蒙塵西蜀，多是淒風苦雨，輕易不能見你，也不願意見你，只是我一個愁人，有誰做伴。現在亂賊平定，又見昇平天下；我一個衰年白髮的人，幸而能夠眼見自己回到舊京，固然多麼僥倖，可是一路之上，百感交集，常常自己看看左右，妃子何在，真是叫我如何排遣？今天來到此地，離妃子……的捨身

之樓，已是不遠，偏偏在這個萬籟俱寂，空階如洗的境地之下，又看見了你。……（上指）這一輪明月，高高的、冷冷的、來照着我這個啼零苦悶的人，真是觸景生悲，入懷照淚。（淚下）月亮呀！月亮！我記得同妃子並肩賞玩的時候，你是如何的令我喜愛！今天，你是如何的令我難受！啊！你也應該有恨，所以你也不能長圓！啊！妃子！你的英靈不遠！你……也知道我在這裏思念於你嗎？（哭不能仰）我對着這一輪明月，想起妃子的白骨荒墳，叫我如何得過啊！（以手挾石，俯身抽噎不已，少休，又起，以手摸索衣袋，出鈿合金釵，拭淚）唉！這鈿合，這金釵，不是我同妃子定情的東西嗎？，現在那一股一扇，那裏想到，已經做了妃子的殉葬之物！我同妃子的分開，正同你們分開一樣，這釵，這合，你們爲什麼不在一起廝守，反教地下長埋，你們不知道難受嗎？（又淚，置鈿合石上，）我真不願再見你們，（以手指之）我又不能拋棄你們。（仰望）天曉！你叫我怎樣擺佈！（下視）妃子！你叫我怎樣忘懷！（恨貌）我不是爲了大唐

可憐的江山，我如何犧牲了我可愛的妃子？

啊！江山！

啊！美人！

現在：江山無恙！美人千古！

我，——總算對得住江山，——可寶的江山！

我却是犧牲了我那美人，——我對不住我那可愛的義人！（又大哭）

天啊！你既付與我保守江山的責任，你又給與我如此可愛的美人，你又為

了要我保全我的江山，叫我親自殺掉了我那可愛的美人！

天啊！你為什麼這樣的愚弄我啊！

你為什麼這樣的殘忍！

啊！陳將軍，你保全了我大唐的江山，你是忠於國家，我中國的列祖列宗

開億萬的百姓子孫都感謝你！

啊！陳元禮，你為什麼逼殺我的美人？却留着我這樣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過着這樣悲慘的日子，我如何的不恨你？！恨你！

啊！安祿山！你那胡兒！你那奴才！你忘記了受我中朝的養育，中朝的培植，你却狼子野心，覬覦我中國的江山，你無故興兵，侵犯中原，你恃強以爲必勝。你屠殺天朝的人民，你盤踞一塊小小的地方，自以爲可以吞滅中國，你真乃忘恩負義。你太不自量了，終究受了天誅，我的江山依然完整，却祇是害了我的妃子。你真是萬死不足蔽辜，我更恨你！恨你！啊！李隆基！（自指）你誤信了安祿山！你錯用了楊國忠！你差些兒斷送了大唐的江山！你背了誓言，殺却了你心愛的妃子。你爲何不一同殉國？！你貪生！你怕死！啊！那時不能死，那時有收復江山的責任，是嗎？（想狀）啊！李隆基，我沒有錯嗎？前錯後不錯！（想狀）陳元禮！他錯了嗎？（想狀）他；他也沒有錯！

啊！我的仇人！中國的仇人！妃子的仇人是那安祿山！是那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的安祿山！

可是，（大笑）如畫的江山，依然如故！

（大哭）如花的美眷！那裏？！那裏？！

（四顧，抬頭望月，以手四指）在這般明月之下，只有那冷骨荒墳！（哭倒，身墮地有聲，內侍奔入，急扶。）

內侍：萬歲爺！萬歲爺！

（幕落）

## 第二場

時：同前

地：馬嵬坡

人：驛丞

高力士

韋復若千人

唐明皇帝



內侍

衛士

郭子儀 朔方節度使，戎裝，儀表甚偉

陳元禮 戎裝，免冠，自縛

景：亂石崔嵬與前幕第三場大致相同。但山場面積較廣，減去馬嵬驛內景，僅在幕右設一驛門，額署「馬嵬驛」三字，坡下深邃處有墓墳起，四周有梨花及其他雜樹，墳邊獨有垂楊一樹。

幕啓：高力士與驛丞同立坡前驛門之外，雜役數人正洒掃墓前。

高：娘娘新墳已經打掃乾淨，前去奏報太上皇的人，大約也早趕到，差不多可以來了，我們可以將祭禮陳設，吩咐他們佈置起來。

驛丞：是！公公，下官已經預備了，差役們，拿祭品佈置起來！

役：是！（紛自驛門內搬出豬、羊、及壺爵、香燭、楮、帛等祭品，分陳墓前

。）

高：（親自整理）「過，驛丞隨同整理，」我們先將香燭點起，（與驛丞同點香）  
（獨）

侍衛（入）報！太上皇到！（聞馬蹄之聲）

帝：（後從內侍四人同入）「高及驛丞跪迎，」起來！都準備好了嗎？（驛顧）  
（蹙然，）

高：（與驛丞同起）都準備好了！萬歲，現在墓門將閉，專候萬歲並賜奠安墳。  
。

帝：（蹙然，手臉無緒，前後巡視）「過，」啊！就是這樣，看看過來！（高跪奉）  
（香）

帝：（拈香）妃子，你神靈如在，知道我在這為你遷墳封墓麼？我告訴你，我們的海誓山盟，何日再踐，我是不能忘記的啊！（哭）這香，叫我如何插得下？（手戰，高接插）高力士，看酒來！

高：（奉爵）初賜爵！

帝：（捧爵哭）妃子，你還能用你的檀口，在我手內親嘗這一杯嗎？我的眼淚和了酒，你要來享受啊！（高接酒杯代獻）這第一杯酒為你爲國捐軀，祭你國殤，替我大唐的子孫謝謝你！

高：（又奉爵）亞賜爵！

帝：（再持爵哭）妃子，你從此與世長辭，這第二杯酒，爲對你十七年與我形影不離一切的甜情密意來表我說不出的感謝，訴不出的哀情。（高仍代獻）啊！你亂軍中古驛身亡，到今日才沾着我這一滴薄酒，你要來饗呀！

高：（三奉爵）終賜爵！

帝：（接爵又哭）這第三杯酒，表示我享負了金釵鈿合的恩情，害得你白練黃泉，死在非命的歎。我自然不久要與你同命共穴，做一株塚邊的連理樹，墓頂的比翼鳥，來補我的前過，續我的舊盟。妃子，你可不要怨我呀！（高三代獻，帝淚不可仰，高及內侍皆沾衣，衆亦掩淚）

高：萬歲爺請稍坐將息。（與內侍同扶帝入坐，）待奴才們叩辭娘娘。（與內侍

（聖同跪叩）娘娘，奴才叩首奉告娘娘，自從娘娘升天以後，萬歲雖然日夜傷感，但是聖躬康健，奴才們不敢忘記娘娘遺囑，請娘娘放心。（俯哭，素亦哭。）

高：啓萬歲爺，娘娘新墳，就此封墓，由奴才督同衆工人加意完成，請萬歲爺再回行宮休息。

（聞馬蹄聲，衛士入報）

衛士：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求見太上皇！

內侍：啊！（趨向帝前）據報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求見萬歲爺。

帝：啊！（精神一振，以手拭目，四顧，並注視墓地，躊躇有慚色，）他來了，在那裏？

衛士：就在山坡下面。

帝：（又側首微想）叫他上來！

衛士：領首！（下，外呼聲，）太上皇萬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進見。

郭：（大入）臣郭子儀見駕（跪）萬歲萬歲（大起）

帝：平身！你來此甚好，現在有什麼事？

郭：臣奉上帝命，恭請太上皇聖安，恭迎太上皇聖駕回京。

帝：你辛苦了，蕩平逆寇，收復神京，宗廟重新，乾坤再造，真是不世之功。

郭：不敢，這是宏斷英明，廟謨宏遠，內外諸臣的戮力，尤其是太上皇，……

這中途決策旋天轉地之功，臣忝爲重鎮，破賊已遲，負罪極多，那有什麼功勞可說？要說諸臣的首功，還要推……（忽然縮住不說，顧慕，）殉國的楊娘娘！今天聽說陛下親臨改葬，却是當得，容臣也去一拜。（趨墓前

跪拜）

帝：（搖頭，低聲自嘆）唉！

郭：（拜畢起立，轉仍向帝，）龍武大將軍陳元禮保衛聖躬幸蜀，支柱國家，

辛苦難危，不避斧鉞，真是一偏社稷之臣！

帝：（微怔）這話正是，你來時已看見他嗎？

郭：方才匆匆一面，他正料理軍事，好像甚忙，說是即刻也就要來見陛下，所以沒有多談。

帝：（愕然）啊！他就要來見，此次他保衛我入蜀，自然辛苦。我不瞞你說，年來年老昏庸，用人不當，以致幾乎喪失了大唐的天下，馬嵬坡六軍不發，殺了楊國忠，自然都是我的過失，後來連及貴妃，也不免一死，在我看來，雖然有些冤枉，但是當時情勢，却也難怪，況且也是貴妃自己慷慨就義，我已說過決無芥蒂，可是陳元禮却至今耿耿，時時懷念着待時請罪，據我看來，現在或者他……又要提出這事了，你看，此事怎麼辦？

郭：陛下聖明得很。貴妃爲國捨生，實在是一件極可欽敬之事。當時真是千鈞一髮，實在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挽回軍心，再造國家。陳元禮本着一片愛國愛民之心，冒大不韙，直言請求陛下割愛，此事一定，萬衆歸心，將一切的疑雲掃去，就是後來逆賊天亡，臣等軍事有功，無非由此而起。陳元禮乃桓桓將軍，不世的名將。我們看他一路保衛上皇的忠心，沒有絲毫改

幾，就可以知道他沒有絲毫私心在內，這種風度，今古難求，但是既然做了這樣一件沒有第二人敢做的事，又知道太上皇傷心之甚，他心上自然萬分過意不去，決心引咎，也是應該，也格外可以見得他耿耿忠心。以臣之見，聖恩寬大，自不必說，還要格外加獎他的忠誠，叫他益發奮勉，並令天下後世有所景仰，那才是君君臣臣萬代流傳的一個佳話，不知道聖意以爲何如？

帝：所奏甚是，我正是此意，他若來時，你也要幫我解釋爲是。

郭：遵旨！

（外面馬蹄聲）

衛士：（又入報）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求見。

高帝：（趨帝前）陳元禮求見。

帝：啊，他果然來了，宣他上來。

衛士：（下）（外呼聲）宣龍武大將軍陳元禮進見！

陳：（入，免冠因服，器宇甚偉而神情悽然，見帝趨跪，）罪臣陳元禮見駕，

陛下萬歲！萬萬歲！

帝：（失驚）陳將軍請起，你爲何這個樣兒？

陳：（叩頭）臣前在陛下蒙塵之日，就在這個地方，冒犯天威，逼殺貴妃，雖是出於一時愚忠，自知不善治軍，又犯了犯上的大罪，爲萬死不赦的罪人。原意事平之後，便自己請罪以謝陛下同貴妃。一路之上，仰見聖躬的傷感，更覺得自己的罪重如山，真同萬箭攢心一般。此次回鑾啓程的時候，又向陛下陳奏，皇恩浩蕩。不咎既往，但是此心耿耿，早晚不安，尤其是當時因竊尙有護駕責任，不散冒昧離去聖躬，所以因循直到現在，現在郭元帥（望郭）前來迎駕，此去長安不遠，陛下前路平安，（哽咽）又恰恰到了馬嵬驛這個原來地方，犯上作亂，國有常刑，這正是罪臣應該伏法的地方。跟隨陛下，所以特來領死，就請聖恩明正典刑，以彰國法。臣家沒有牽累之事，死而無恨，九泉之下，再向貴妃謝罪，求陛下卽速處決！（叩頭）



帝：將軍平身，有話起來講。（親自掖之）高力士解去陳將軍的縛。（高釋縛）

陳：陛下許臣，臣自起來。

帝：你起來，我有話說。

郭：將軍請起，上皇有詔，不便違抗，這事關係國家，不是將軍一人的事，我們從長計議。

陳：謝陛下。郭元帥既這樣說，臣遵旨起來，還請陛下即遣賜死。（起身）帝：陳將軍公忠體國，大衆周知。我用人不明，幾乎坐失大唐天下，沒有將軍，何有今日？貴妃的死大，半也是看着當時情勢，自願殉國，正與你同一意見。

我有言在先，並沒有一些見怪將軍之意。將軍這番辛苦，正當回朝重賞，我已屢次說過，我們患難君臣，不可有一些芥蒂。將軍何以今日又有這一番言語？再添我的慚愧，甚是不好。快快收起此心，依然保衛朕躬入京要緊！

陳：謝陛下天恩高厚，臣敢不感激涕零，可是犯上大罪，不可輕恕。春秋的時候，晉國的先軫，不顧而睡，晉侯不加罪，於是自赴狄陣而死。楚國的鬬辛，兵諫

(楚王、自勝甚屈。都是上不加罪，自己伏罪的好榜樣。臣不敢自比古人，萬個難事難侵執法。如此，臣祇得設法自處了。今日楊娘娘改葬新墳，侍臣(孫嬌娘)總難作道場，(趨向妃墓跪拜。)(娘娘，臣陳元禮特來謝罪。(泣)下頓突趨，拔腰劍自刎。郭早注視，突前搶救，高亦急自後捉其臂。)

### 第三場

時唐肅宗至德三年的春天

帝地八雲魔宮

人唐明皇帝

幕容：蕭若出

封金奴人前侍貴妃宮人之一，新生白髮

封金奴 前侍貴妃宮人之一

楊太真

侍女三人

幕啓：帝徘徊室中，手背負，時時翹首望窗外。兩宮女，正焚香剪燭，整理衾人。欄外高力士侍。

帝：（向顧滿宮人，）唉！永新，念奴，自從祿山造反，我們西幸入蜀，現又收復舊京回到長安，正如一場春夢。（突一注永髮）啊！你都生了白髮了，我們這一幫人中，却缺少了一個楊娘娘，真是，不堪回首了！

（忽聞雨聲潺潺，窗外風過，）

帝：外面又下雨了麼？

高：是，雨不小，萬歲爺請安置吧！

（永新，念奴分別料理寢具，高亦各處照看一遍，）

永：萬歲爺，請安置。

帝：（差慢）你們去罷！

永：萬歲爺，有事再叫我們。（與念攜手下，高亦下。）

（帝又起，易睡衣，負手閒行室內，挑燈剪燭，窗外雨聲更大，又臨二鼓，忽聞遠遠送來一陣歌聲。）

獨自登臨草轉傷，

蜀山蜀水恨茫茫：

不知何處風吹雨，

點點聲聲透斷腸。

帝：（側耳注聽，又凝望窗外，往來踟躕作無可奈何狀，）（自沉吟，）啊，

這是我所製兩淋鈴的曲子，是誰又在習唱，在這般天氣，這種情景，教我

如何能睡！唉，（頓足）

念：（蹣跚入）萬歲爺，好睡了！

帝：（一驚）啊！你怎麼又來？

念：（頓度延臉）萬歲爺，怎麼還沒有睡？永新姊叫我在此侍候，我在後面聽

了半天了。

帝：她呢？

念：她今天醒得太早，所以先睡了，有事叫我叫她呢。您有事兒嗎？

帝：沒有事，你過來，我問你，你說：在此聽了半天，你聽見了什麼？

念：（走近，涎臉半晌，巧笑，）我好說嗎？萬歲爺？您可不要又生氣！

帝：你儘管說！

念：（又斜睨微笑）萬歲爺，您老是想娘娘，娘娘成了仙，您不要想她了。

帝：那個說的？（驚訝狀）

念：永新姊說的，她做了夢呢？

帝：啊！她幾時同你說的，做的什麼夢？

念：就是今天早晨，她說：她夢見了娘娘，在一個頂講究的天宮之內，有許多

侍候的人。娘娘神氣同生前一樣，還同她說話，叫我們好好的伺候您，不要叫您生氣，也不要叫您想她呢！她正要問娘娘一些話，叫您一趙床，她

（無聲地以幾感睡來着了。）

帶着睡去我幾時起床？

（頗感笑）反正你常常換床，她聽見吵聲，以為你起床呢！萬歲爺，

（你）說不生氣，怎麼又罵我呢？（側首嬌笑）

（你）她現在睡着了嗎？

（你）睡着了，你要我叫她嗎？

（你）不要，明天問她。唉，（你）你曉得我們同榻幾年？（淒然）

（你）你又想！兩年多了。

（你）怎麼我一個夢也沒有呢？

（你）萬歲爺想得太多了，所以沒有夢了。

（你）啊！什麼話？怎麼講？

（你）這個這個……醒着的時候……老是想着……夜裏心裏就沒有……醒着的時候……

……睡不着……夜裏睡着睡來到……就……

帝：胡扯！人緣說這日有廣趨來候有所夢，你這還個相反。

（頑皮狀）我一點也不反對，那末，萬歲爺，您不是與我有相思嗎？請轉達，不夜夜有所夢呢。

帝：唔！這丫頭，你倒有道理（想狀）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念：（點頭）又聞雨聲，（萬歲爺，這兩天，天天晚上下雨，真像在四川的天氣，萬歲爺還是早些休息，啊！（凝想）不錯，您明兒好早一點起來，奴才彷彿聽見萬公公說到那驢那道士有問僧問道，明兒起來罷！（還然）

帝：（驚）啊！他今日爲什麼不說？

念：因睡時候不早，怕耽擱您的睡覺呀！

帝：（搖頭）胡鬧！叫他養罷！

念：精細！奴才又惹亂子，萬歲爺明兒體面，

帝：您叫他來。

念：（驚）啊！啊！請去請來！

高：（入時念數語）永新身隨入，侍奉。

帝：高力士，臨那道士有個信來了嗎？

高：是。

帝：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高：因為今天他來時已晚，奴身再來奏聞時，打擾了萬歲睡眠不好！

帝：你還是請他來說什麼？

高：他說是天入地，茫茫不見。

帝：為什麼？（朱筆）

高：他說：海上仙山，後來找到了。

帝：啊！找到了。（色喜）

高：他說有個叫楊某妻的，正是娘娘。

帝：（疑神）怎麼說？

高：他找到了這個地方，叫入道觀進香，說是娘娘正在睡夢之中，聽見有聲響。



天子，專使前來，就雲警半信，花冠不整，簪雲霞，過還之聞，親自出來接見了，那臉上氣色淒涼得很！

帝：（驚駭）啊！娘娘說什麼？

高：他說，娘娘說，很感謝萬歲爺的深情。自從馬嵬一別，音容兩渺，昭陽殿裏，惠愛成空，蓬萊宮中，日月正長，下望長安，祇看見的是塵霧。朝朝暮暮，顛倒夢想也就習慣成自然了。

帝：（凄然）我知道娘娘自有此情，他還說什麼？

高：他說，娘娘給他看了釧合金釵，一股一扇，叫他告訴太上皇，說是萬歲爺心比金釧，一樣的堅貞，素上民間，相見不遠！

帝：（出釧合，持之而泣，永，念，急趨慰之。）

高：萬歲爺，休息罷！明兒再說，好不好？

帝：（搖頭，哽咽。）你再往下說！

高：（稍停候帝痛定，續說，）臨別時候，娘娘還吩咐他，叫他鄭重的告訴萬

歲暮。壽星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娘娘同萬歲爺，有一句誓言說：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話，祇有萬歲同娘娘知道，叫他帶這句話作爲證信。

帝：啊！如此娘娘真成仙了！真長生了！（外又有雨聲。）

高：萬歲爺，道士的奏報，就是這樣了，如果還要問甚麼，明兒召他面奏罷！

永：萬歲爺，兩夜春寒，時候不早，真好睡了，我們伺候您睡罷！

帝：（嘆息）好！（永念扶帝入帳，又放鉤，高剪燭，同下。）

（幕一落即開，宛是當年「長生殿」。）

帝：（臥夢）寒幃，下床，已另易服裝，昂首舉步，凝思，（聽說妃子在長生殿前來此地是，何以一個人也沒有？喂！納侍們！）

女侍：（入）啊！你是誰呀？爲什麼來到此地？

帝：啊！永新，你怎麼連我也不認識了？快去報知娘娘，說我來了。

侍：誰是永新？怕你走錯路了，怎麼連人也不識！我們娘娘也不認識你。

帝：（請視，驚疑）果然不是永新，也不是念奴，你是誰呢？不是楊娘娘在此麼？

帝：（笑）我們這裏，到是有位楊娘娘，在此修真，可是不見客，沒有什麼永新，念奴，你老人家年紀大了，糊裏糊塗，怕是弄錯了人，請回去吧！（反身。）

帝：（着急狀）姐姐且住，冒昧動問，你家娘娘可是那楊玉環？

帝：不是，不是，我們娘娘道號太真。不是看你老人家，是不能告訴你的，你老人家還請回去吧，不要嚇我了。（又返身。）

帝：（盤急）是了，姐姐，我是大唐天子，現在的太上皇，楊娘娘正是我的妃子，我不能夠自己進去嗎？

帝：（大笑，拍手，）啊！原來大唐天子，是這麼一個老頭子，失敬了，可是這裏不是你的宮殿，此地是神仙世界，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天子太上皇鈞。

（這時我驚醒，娘娘還不知道見你不見呢？）（笑）請等著吧

帝：（猜急）好姐姐，娘娘一定見我，請你好言語，不要同我老年人開心啊！侍：這裏就是我們娘娘起居的地方，你這位高歲爺就在此候着吧！（下）

楊太真：（白衣道裝，雲髻蓬鬆，花冠不整，率女侍二人入，抬頭見帝盈盈欲淚，前跪，帝急前持之而泣，）陛下，不見快兩年了，比翼鳥，連理枝，都成了空想！（歎歎）金釵鈿合呢？（各出釵合相比）他們又合了！陛下，應當快樂啊！（忽笑。）

帝：啊！應當快樂啊！（也笑。）

楊：陛下，這是甚麼地方？（指殿額。）

帝：（仰望）還是長生殿！

楊：啊！還是長生殿，我們長生了！

帝：啊！妃子，你爲國捐軀，你是長生了！

楊：陛下，也長生了！

帝：大家長生了！（喜笑）我們不是地下相逢麼？我是不回去了！

楊：（微笑，搖頭）恐怕還有等待，這裏，陛下現在是不能長留的！

帝：（頹喪）如此，天長地久，此恨綿綿！

楊：不是！陛下是，民安國泰，永慶長生！要高興呀！不久也還是要見面的！

帝：（又興奮）要高興，（攜手大笑。忽聞歌聲）是那裏歌聲？霓裳羽衣嗎？

楊：不是！這是我新編的一折長生曲，陛下！你聽！

（內唱）（一）

帝德兮如衡！

忠與愛兮兩存！

英猷宏斷收天京！

心事分明：永慶長生！

（二）

將軍兮精誠！

衛社稷兮忘身！

鐵馬金戈定太平，

心事分明：永慶長生！

(三)

美人兮傾城！

爲國殤兮而今；

鉶合金釵續舊盟：

心事分明：永慶長生！

帝：（注聽間，楊條隱、抬頭，四顧，）妃子！妃子！（追尋入帳，仍續呼，

）妃子！妃子！（暮急落，卽開，門額佈景急變復原狀，燈光復原。）

永：念、（同奔入，揭帳）萬歲爺，醒醒！

帝：（仍易睡時原衣，突起，一手執念，）妃子！

念：（大笑）萬歲爺，是奴才。

永：（亦笑）萬歲爺，是念奴娘娘！（念怒之以目，伸一手攔永。）

帝：（醒）啊！怎麼？（四顧，）是一個夢？（凝思）我夢見娘娘了！

（念永，扶帝出帳，高力士亦入。）

高：娘娘說甚麼來？

帝：（張兩手向天，）妃子，他是長生了，他還住的長生殿，他說：

「民安國泰，永慶長生！」

（出鈿合金釵）他們是要復合的！復合的！

（幕落）終。

# 國文補修讀物第一種 雲妹的信

名家書簡  
徐蔚南著

每册一百元中

本書是徐蔚南先生寄其夫人的二十八封信。文情暢麗，確是大中學生及職業青年補修國文的一本最理想讀物，全書白話文，寫得出神入化，讀後對於作文，尤其寫信，必有助於大幫助。書中另有長序詳論作文與書信寫作的要訣。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一  
二  
三

卷一 和

大書店 坤

經

陳

全圖

版權所有

新



新

書

歡迎函購

雪娜 一名美人與野獸

世界文學名著第一種

每冊二百五十元

英·斯旦林·雪娜著

沈 鐸 譯

雪娜為英國笛卡里之名妓女，本書在英國出版後，遍銷世界各地，已印數百版，為近年銷數最多名著之一，作者是一個相當馳名美人，但却操人間最卑賤的生計，社會使她不能不與她所痛恨的一羣野獸男人為伍。作者以其親身經受的痛苦遭遇，揭開社會污穢的幕布，暴露了它的一片黑暗，本書自翻譯至出版，整整三年之久，全書長十四萬言，久為關心的讀者所渴望，幸告出版。

時代知識叢書第一種

趙敏恆著

每冊定價一百元

作者英國路透社中國分社經理趙敏恆先生服務國內外新聞界垂十六年，蜚聲中外，本書內容專述世界最近所發生在歷史上人性上具有永恒價值與影響的大小事，懇切而幽默，失銳無遺，足以助長見聞，開拓智慧，對於深思好學的讀者實在是一本一性命交關的寶書。

中國文化事業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二一號